

四庫全書

文白對照

四库全书

主编 于立文

史部 第六卷



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，也是中国古代最

大的一部丛书。据文津阁藏本，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、79337

卷。『四库』之名，源于初唐，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

个书库，号称『四部库书』，或『四库之书』。经史子集四分

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，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

书，故称『全书』。





目 录

资治通鉴卷一	1573
资治通鉴卷二	1639
资治通鉴卷三	1707
资治通鉴卷四	1768
资治通鉴卷五	1828
资治通鉴卷六	1896
资治通鉴卷七	1969
资治通鉴卷八	2039

资治通鉴

宋·司马光



资治通鉴卷一

【原文】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戊寅，前 403），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初，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须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惠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，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。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，将置后，不知所立，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，以授二子曰：“谨识之。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辞，求其简，已失之矣。问无恤，诵其辞甚习，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简子使尹铎为晋阳。请曰：“以为茧丝乎？抑为保障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！”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无恤曰：“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”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，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蓝台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不备难，难必至矣。”智伯曰：“难将由我，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！”对曰：“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不备，曰‘不敢兴难’，无乃不可乎！螭、蚁、蜂、蛰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！”弗听。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“智伯好利而愎，不与，将伐我，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，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

矣。”康子曰：“善。”乃与之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问焉，桓子曰：“无故。”任章曰：“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，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，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不如与之以骄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之，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！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亦与之。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之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，又毙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！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”乃走晋阳。三家围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。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骖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而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，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“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！”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悛。赵襄子



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，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”二子乃阴与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其众，遂杀智伯，灭其族而分其地，唯辅果在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器。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刑人，挟匕首，入襄子宫中涂厕。左右欲杀之，襄子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，吾谨避之耳。”让又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其友识之，为之泣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耶？何乃自苦如此？”让曰：“委质为尘而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后又伏于桥下，欲杀襄子，襄子杀之。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后，立伯鲁之孙浣，是为献子。献子生籍，是为烈侯。魏斯者，桓子之孙，是为文侯。韩虔者，康子之孙，是为景侯。盖自三家之灭智伯，至是五十一年矣。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，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，四方贤士多归之。文侯与群臣饮酒，乐，而天雨，命驾将适野。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又雨，君将安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虞人期猎，虽乐，岂可无一会期哉！”乃往身自罢之。韩借师于魏以伐赵，文侯曰：“赵，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”赵借师以伐韩，对亦如之。二国皆怒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由是始大于三晋。文侯使乐羊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击。他日问于群臣：“我何如主？”皆曰：“仁君。”任座曰：“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！”文侯怒，座趋出。次问翟璜，对曰：“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君仁则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是以

知之。”文侯悦，使璜召座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“钟声不比乎？左高。”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聋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子击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伏谒。子方不为礼。击怒，谓子方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！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失其国家者，未闻有以国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贫贱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！”击乃谢之。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有言：‘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’今所置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克曰：“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”李克出，翟璜曰：“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”克曰：“魏成。”璜忿然曰：“西河守吴起，臣所进也。君内以邲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傅，臣进屈侯鲋。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！”克曰：“子之言克于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克，克之对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，成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君皆师之，子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成比也！”璜再拜谢曰：“鄙人失对，愿卒为弟子。”吴起者，卫人，仕于鲁。齐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起取齐女，鲁人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，大破齐师。或潜之曰：“起始事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。又杀妻以求为将，起残忍薄行人也。”起恐得



罪，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克曰：“起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”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起为将，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分劳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为吮之。卒母闻而哭之。或问之，对曰：“往年吴公吮其父，其父战不还踵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。”赵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连曰：“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。”君曰：“然。郑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。”连诺而不与。烈侯屡问，连乃称疾不朝。番吾君谓连曰：“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。公仲亦有进士乎？”连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牛畜、荀欣、徐越皆可。”连进之。畜侍以仁义，烈侯道然。明日，欣侍以举贤使能。明日，越侍以节财俭用。察度功德，所与无不允。君说，乃谓连曰：“歌者之田且止。”以畜为师，欣为中尉，越为内史。赐连衣二袭。

二十四年（己卯，前402），王崩，子骄立。

是为安王。

盗杀楚君当。

安王元年（庚辰，前401），秦伐魏。

二年（辛巳，前400），魏、韩、赵伐楚。郑围韩阳翟。

三年（壬午，前399），虢山崩，壅河。

四年（癸未，前398），楚围郑。

五年（甲申，前397），日食。盗杀韩相侠累。

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。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，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，欲因以报仇。政不受，曰：“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及母卒，仲子乃使政刺侠累。侠累方坐府上，兵卫甚众，聂政直入刺之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。韩人暴其尸于

市，购问，莫能识。其姊蒞闻而往，哭之曰：“是轵深井里聂政也。以妾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。妾奈何畏没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遂死政尸之旁。

六年（乙酉，前396），郑弑其君驩。

八年（丁亥，前394），齐伐鲁。

九年（戊子，前393），魏伐郑。

十一年（庚寅，前391），秦伐韩宜阳，取六邑。齐田和迁其君贷于海上，食一城。

和，田恒之曾孙也。

十二年（辛卯，前390），秦晋战于武城。齐伐魏。鲁败齐师于平陆。

十三年（壬辰，前389），秦侵晋。

齐田和会魏侯、楚人、卫人于浊泽，求为诸侯。

田和求为诸侯，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，王许之。

十五年（甲午，前387），秦伐蜀，取南郑。魏侯斯卒。魏吴起奔楚，楚以为相。

魏武侯浮西河而下，顾谓吴起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。”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昔三苗氏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德义不修，禹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济，右泰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汤放之。商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皆敌国也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魏相田文，起不悦，谓文曰：“请与子论功可乎？”文曰：“可。”起曰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治百官，亲万民，实府库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守西河，而秦兵不敢东乡，韩、赵宾从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



吾上，何也？”文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时，属之子乎？属之我乎？”起默然良久曰：“属之子矣。”久之，魏相公叔害起潜之，武侯疑之。起惧诛，遂奔楚。楚悼王素闻其贤，至则任之为相。起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养战士，要在强兵，破游说之言从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却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，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起者。

十六年（乙未，前386），初命齐田和为诸侯。魏袭赵邯郸，不克。

十七年（丙申，前385），秦庶长改弑其君及其君母。

庶长改迎灵公之子于河西而立之，是为献公。遂杀出子及其母，沉之渊旁。

韩伐郑，遂伐宋。

十九年（戊戌，前383），魏败赵师于兔台。

二十年（己亥，前382），日食，昼晦。

二十一年（庚子，前381），楚君类卒。楚人杀吴起。

悼王薨，贵戚大臣作乱，攻吴起，杀之。因射刺起，并中王尸。太子臧即位，讨为乱者，夷七十余家。

二十二年（辛丑，前380），齐伐燕。

魏、韩、赵伐齐。

二十三年（壬寅，前379），赵袭卫，不克。齐侯贷卒，无子，田氏遂并齐。

二十四年（癸卯，前378），狄败魏师于浹。魏、韩、赵伐齐。

二十五年（甲辰，前377），蜀伐楚。

二十六年（乙巳，前376），王崩，子喜立。

是为烈王

三晋共废其君俱酒为家人而分其地。

烈王元年（丙午，前375），日食。

韩灭郑，自阳翟徙都之。

三年（戊申，前373），燕败齐师于林狐。鲁、魏伐齐。

四年（己酉，前372），赵伐卫，取都鄙七十三。魏败赵师于北蒺。

五年（庚戌，前371），魏伐楚。韩严遂弑其君。

哀侯以韩廙为相而爱严遂，二人相害，遂刺廙于朝，而并中哀侯。

魏侯击卒。

武侯不立太子，至是子菑与公中缓争立，国内乱。

六年（辛亥，前370），齐侯来朝。

时周室微弱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，天下以此贤威王。

赵伐齐。魏败赵师于怀。齐侯封即墨大夫，烹阿大夫。

齐威王召即墨大夫，语之曰：“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给，官无事，东方以宁，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。”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，语之曰：“自子守阿，誉言日至。吾使人视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贫馁。赵攻鄆，子不救，卫取薛陵，子不知，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是日，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。于是群臣耸惧，莫敢饰诈，务尽其情，齐国大治，强于天下。

七年（壬子，前369），日食。王崩，弟扁立。

是为显王。

韩、赵伐魏，围安邑。

韩公孙颀谓懿侯曰：“魏乱，可取也。”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，大破其兵，遂围安邑。成侯曰：“杀菑，立公中缓，割地而退，我二国之利也。”懿侯曰：“杀魏君，暴也；割地，贪也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、卫，则我终无魏患矣。”赵人不听。乃解而去。



显王元年（癸丑，前 378），齐伐魏。
赵侵齐。

三年（乙卯，前 366），秦败魏、韩之师于洛阳。

四年（丙辰，前 365），魏伐宋。

五年（丁巳，前 364），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，赐以黼黻之服。

斩首六万。

七年（己未，前 362），魏败韩、赵之师于浚。秦败魏师于少梁。秦伯卒。

秦献公薨，子孝公立，生二十有一年矣。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，淮、泗之间小国十余，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。楚自汉中，南有巴、黔中。皆以夷翟遇秦，摈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修政，欲以强秦。

八年（庚申，前 361），慧星见西方。
卫公孙鞅入秦。

秦孝公令国中曰：“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河为界，西霸戎翟，广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诸侯毕贺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未遑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治栎阳，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”于是卫公孙鞅闻之，乃西入秦。鞅，卫之庶孙也，好刑名之学。事魏相公叔痤，痤知其贤，未及进。会病，魏惠王往问之，曰：“公叔病如有不可讳，将奈社稷何？”公叔曰：“痤之中庶子卫鞅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君举国而听之。”王默然。公叔曰：“君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”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召鞅谢曰：“吾先君而后臣，故先为君谋，后以告子。子必速行矣！”鞅曰：“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子之言杀

臣乎？”卒不去。王出，谓左右曰：“公叔病甚，悲乎，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，既又劝寡人杀之，岂不悖哉！”鞅既至秦，因嬖臣景监以求见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，孝公大悦，与议国事。

十年（壬戌，前 359），秦以卫鞅为左庶长，定变法之令。

卫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鞅言于孝公曰：“夫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，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”甘龙曰：“不然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成功；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”卫鞅曰：“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溺于所闻，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、连坐，不告奸者要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二男以上，不分异者倍其赋。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爵。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戮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。事未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、臣妾、衣服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令既具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。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令行期年，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太子君嗣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有来言令便。鞅曰：“此乱法之民也。”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

十一年（癸亥，前 358），秦败韩师于西山。

十四年（丙寅，前 355），齐、魏会田于郊。

魏惠王问齐威王曰：“齐亦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无有。”惠王曰：“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。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。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、赵之人从而徙者七千余家。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此四臣者，将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！”惠王有惭色。

十五年（丁卯，前 354），秦败魏师于元里，取少梁。魏伐赵，围邯郸。

十六年（戊辰，前 353），齐伐魏以救赵。魏克邯郸，还战败绩。

初，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，涓仕魏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臆，乃召之。至，则断其足而黥之，欲使终身废弃。齐使者至魏，臆阴见之，使者窃载以归。田忌客之，进之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至是谋救赵，以臆为将，辞以刑余之人不可，乃使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居辎车中，坐为计谋。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撻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之轻兵锐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，若引兵疾走其都，彼必释赵而自救，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忌从之。十月，邯郸降魏。魏师还，与齐战于桂陵，魏师大败。

韩伐东周，取陵观、廩丘。

十七年（己巳，前 352），秦伐魏。诸侯围魏襄陵。

十八年（庚午，前 351），秦伐魏。韩以申不害为相。

申不害者，郑之贱臣也，学黄、老、刑名，以干韩昭侯。昭侯用以为相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，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。申子尝请仕其从兄，昭侯不许，申子有怨色。昭侯曰：“所为学于子者，欲以治国也。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？抑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？子尝教寡人修功劳，视次第，今有所私请，将奚听乎？”申子乃辟舍请罪曰：“君真其人也！”昭侯有弊裤，命藏之。侍者曰：“君亦不仁者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。”昭侯曰：“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，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，今裤岂特颦笑哉！吾必待有功者。”

十九年（辛未，前 350），秦徙都咸阳，始废井田。

卫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徙都之。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并诸小乡聚，集为一县，县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县。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平斗、桶、权、衡、丈、尺。

二十一年（癸酉，前 348），秦更赋税法。

二十三年（乙亥，前 346），卫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

初，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：“其材可将五百乘。”公曰：“吾知其可将，然变尝为吏，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，故弗用也。”子思曰：“夫圣人之官人，犹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。”卫侯言计非是，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“以吾观卫，所谓君不君、臣不臣者也。”公丘懿子曰：“何乃若是？”子思曰：“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，事是而臧之，犹却众谋，况和非以长恶乎！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悦人赞己，暗莫甚焉。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谀求容，谄莫甚焉。”



君暗臣谄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与也。若此不已，国无类矣。”子思言于卫侯曰：“君之国事将日非矣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子思曰：“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；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声贤之；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。如此则善安从生？《诗》曰：‘具曰予圣，谁知乌之雌雄？’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？”

二十五年（丁丑，前344），诸侯会于京师。

二十六年（戊寅，前343），致伯于秦，诸侯贺之。秦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来朝。

二十八年（庚辰，前341），魏伐韩。齐伐魏以救韩，杀其将庞涓，虏太子申。

魏使庞涓伐韩，韩求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之，成侯邹忌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田忌曰：“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矣，不如早救之。”孙臆曰：“夫韩、魏之兵未弊而救之，是吾代韩受魏之兵，顾反听命于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诉于齐。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，则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阴许韩使而遣之。韩因恃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将，孙子为师，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魏人亦大发兵，使太子申将，以御齐师。孙子曰：“彼三晋之兵，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《兵法》：‘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。’”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二万灶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率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暮当至马陵，马陵道狭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

乃斫大树，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此树下！”令万弩夹道而伏，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。涓果夜至，见白书，以火烛之，读未毕，万弩俱发，魏师大乱。涓乃自刭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！”齐因乘胜大败魏师，虏太子甲。

二十九年（辛巳，前340），秦卫鞅伐魏，诱执其将公子卬而败之。魏献河西地于秦，徙都大梁。秦封鞅为商君。

卫鞅言于孝公曰：“秦之与魏，譬若人有腹心之疾，非魏并秦，即秦并魏。何者？魏居岑厄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河，而独擅山东之利，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盛，而魏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叛之，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支秦，必东徙，然后秦据河、山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公从之，使鞅将兵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。军既相距，鞅遗卬书曰：“吾始与公子欢，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欲与公子面相见盟，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、魏之民。”卬以为然，乃与会盟而饮，鞅伏甲袭卬，虏之，因大破魏师。魏惠王恐，献河西地于秦以和。因去安邑，徙大梁。乃叹曰：“吾恨不用公叔之言！”秦封鞅商、於十五邑，号曰商君。

齐、赵伐魏。

三十一年（癸未，前338），秦伯卒。秦人诛卫鞅，灭其家。

孝公薨，太子立，是为惠文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之。商君出亡，欲止客舍，舍人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叹曰：“为法之弊，一至此哉！”去之魏，魏人不受，内之秦，秦人攻杀之，车裂以徇，尽灭其家。初，商君用法严酷，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，尝临渭论囚，渭水尽赤。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。尝问赵良曰：“我治秦孰与五羖



大夫贤？”赵良曰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诺。”良曰：“五羖大夫，荆之鄙人也，穆公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望焉。相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君，一救荆祸，巴人致贡，大戎来服。其为相也，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，行于国中不从车乘，不操干戈。及其死也。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舂者不相杵。今君之见也，因景监以为主；其从政也，陵轹公族，残伤百姓，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。《诗》曰：‘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’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载甲，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闾戟者旁车而趋。《书》曰：‘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’此数者非恃德也。君之危若朝露，而尚贪商、於之富，宠秦国之政，畜百姓之怨，而无变计。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微哉！”商君弗听，居五月而难作。

三十二年（甲申，前 337），韩申不害卒。

三十三年（乙酉，前 336），宋太丘社亡。孟轲至魏。

孟子，邹人，名轲，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。是岁，魏惠王卑词厚礼以招贤者，于是孟子至梁，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君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君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”惠王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，不能用也。

三十四年（丙戌，前 335），秦伐韩，拔宜阳。

三十五年（丁亥，前 334），齐、魏会于徐州以相王。楚灭越。

越王无强伐齐，齐说之使伐楚。楚人

大败之，尽取吴故地，东至浙江。越以此散，诸公族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海上，而朝服于楚。

三十六年（戊子，前 333），楚伐齐。韩侯卒。

韩昭侯作高门，屈宜臼曰：“君必不出此门。何也？不时。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。夫人固有利不利时，往者君尝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前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旱，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，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。故曰不时。”至是门成而昭侯死。

秦大败魏师，擒其将龙贾，取雕阴。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合从以摈秦，以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。

初，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，不用，乃去说燕文公曰：“燕之所以不被兵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且秦攻燕战于千里之外，赵攻燕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内而重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愿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”文公从之，资秦车马，以说赵肃侯曰：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国莫强于赵，秦之所害亦莫如赵，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秦攻韩、魏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，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臣以天下之图，按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，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，而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喝诸侯，使之割地以事秦。秦成则其身富荣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故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为从亲以摈秦，令其将相会盟洹水之上，约曰：‘秦攻一国，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，或救之。有不如约者，五国共伐之。’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”肃侯大悦，厚赐赀之，以约于诸侯。秦乃说韩宣惠王曰：“韩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、



劲弩、利剑皆从韩出。以韩卒之勇，被坚甲，蹶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，今兹效之，明年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、受后祸。且韩地有尽，而秦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’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”韩王从其言。秦说魏惠王曰：“大王之地方千里，地名虽小而人民甚众，武士、苍头、奋击各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，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臣愿大王熟计之也。”魏王听之。秦说齐王曰：“齐四塞之国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即有军役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。夫韩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十日而存亡之机决矣。幸而胜利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。此韩、魏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。秦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、魏，过阳晋，经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欲深入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后，是故恟疑、虚喝、骄矜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。不深料此，而欲西面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”齐王许之。乃说楚威王曰：“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，地方六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故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之与秦其势不相立，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大王何居焉？”楚王亦许之。于是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，北报赵，车骑辎重拟于王者。

三十七年（己丑，前 332），秦以齐、魏之师伐赵。苏秦去赵适燕，从约皆解。

秦使公孙衍欺齐、魏以伐赵，赵肃侯让苏秦，秦恐，请使燕，必报齐。乃去赵，而从约皆解。

魏以阴晋为和于秦。

实华阴。

齐伐燕。

三十九年（辛卯，前 330），秦伐魏，魏献少梁、河西地于秦。

四十年（壬辰，前 329），秦伐魏，取汾阴、皮氏，拔焦。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，而自立。

四十一年（癸巳，前 328），秦客卿张仪伐魏，取蒲阳，既而归之，魏尽入上郡以谢。秦以仪为相。

张仪者魏人，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纵横之术。游诸侯无所遇，苏秦召而辱之，仪怒入秦，秦王说之，以为客卿。至是将兵伐魏，取蒲阳，言于秦王，请复以与魏，而使公子繇质焉。仪因说魏王曰：“秦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于秦。”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。仪归而相秦。

四十二年（甲午，前 327），秦县义渠。秦归焦、曲沃于魏。

四十三年（乙未，前 326），赵侯卒。

肃侯尝游大陵，大戊午谏曰：“耕事方急，一日不作，百日不食。”肃侯下车谢。是岁薨，子武灵王立。置博闻师及左、右司过各三人，先问先君贵臣肥义，加其秩。

四十四年（丙申，前 325），夏四月，秦初称王。

四十五年（丁酉，前 324），秦张仪伐魏，取陕。苏秦自燕奔齐。

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，恐得罪，说易王曰：“臣居燕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齐则燕重。”王许之。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。齐王以为客卿。秦说齐王高宫室、大苑囿，以明得意，欲以敝齐而为燕。

四十六年（戊戌，前 323），秦、齐、



楚会于啗桑。秦相张仪免，出相魏。

韩、燕称王。

时诸侯皆称王，赵武灵王独不肯，曰：“无其实，敢处其名乎！”令国人谓己曰君。

四十七年（己亥，前 322），秦伐魏，取曲沃、平周。

仪相魏，欲令魏事秦而诸侯效之。魏王不听。秦伐魏，取二邑，而阴厚仪益甚。

四十八年（庚子，前 321），王崩，子定立。

是为慎靓王。

齐号薛公田文为孟尝君。

初，齐王封田婴于薛，号曰靖郭君。婴言于齐王曰：“五官之计，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。”王从之。已而厌之，悉以委婴，婴由是得专齐权。婴有子四十余人，其贱妾之子曰文，通悦饶智略，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。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，宾客争誉其美，请以文为嗣。婴卒，文嗣立，号孟尝君，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，食客常数千人，名重天下。孟尝君聘于楚，楚王遗之象床。登徒直送之，不欲行，谓公孙戌曰：“足下能使仆无行者，有先人之宝剑，愿献之。”戌许诺，人见曰：“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，悦君之义，慕君之廉也。今始至楚而受象床，则未至之国何以待君哉！”孟尝君曰：“善。”遂不受。戌趋出，未至中闺，孟尝君召而反之，曰：“子何足之高，志之扬也？”戌以实对。孟尝君乃书门版曰：“有能扬文之名，止文之过，私得宝于外者，疾入谏。”

慎靓王元年（辛丑，前 320），卫更贬号曰君。

二年（壬寅，前 319），魏君薨卒。孟轲去魏适齐。

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。孟子入见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

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，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’”至齐，宣王问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孟子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臣未之闻也。无已，则王乎！”王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闻之胡龁曰：‘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’不识有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”

三年（癸卯，前 318），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伐秦，攻函谷关。秦出兵逆之，五国皆败走。宋称王。

四年（甲辰，前 317），秦大败韩师于修鱼，虏其将鯈、申差。

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恐。

齐大夫杀苏秦。魏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

张仪说魏王曰：“梁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，地四平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卒戍四境者不下十万，梁之地势固战场也。夫诸侯之约从，盟于洹水之上，结为兄弟以相坚也。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



杀伤，而欲恃反覆苏秦之馀谋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、衍、酸枣，劫卫，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梁不北，而从道绝矣。大王之国虽欲无危不可得也。”魏王乃倍从约，而因仪以请成于秦。仪归，复相秦。

五年（乙巳，前316），秦伐蜀，取之。

巴、蜀相攻，俱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伐蜀，韩又来侵。司马错请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仪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急焉，顾争于戎翟，去王业远矣。”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，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、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，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，不伤众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。今攻韩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又未必利也，不如伐蜀。”惠王从之，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秦以益强富厚，轻诸侯。

燕君哙以国让其相子之。

燕相子之与苏秦之弟代婚，欲得燕权。苏代使齐而归，燕王问曰：“齐王其霸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鹿毛寿谓燕王曰：“人谓尧贤者，以其能让天下也。今王以国让子之，是王与尧同名也。”燕王因属国于子之。或曰：“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，及老传天下于益。而启与其党攻益夺

之，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，而实令启自取之。今王言属国于子之，而吏无非太子人者，是名属子之，而实太子用事也。”王因收印绶，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。子之南面行王事，而哙老，不听政，顾为臣。

六年（丙午，前315），王崩，子延立。

是为赧王。

赧王元年（丁未，前314），秦侵义渠，得二十五城。秦伐魏，取曲沃，又败韩师于岸门，质其太子仓以和。齐伐燕取之，醢子之，杀故燕王哙。

燕子之为王三年，国内大乱。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。齐王使人诱之，且许为助。平使市被攻子之，不克。被反攻平。国中连战数月，死者数万人。齐王使章子伐燕，燕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。齐人取子之，醢之，遂杀燕王哙。于是齐王问于孟子曰：“或谓寡人勿取，或谓寡人取之，何如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，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也。”诸侯将谋救燕，王又问于孟子。孟子对曰：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；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可及止也。”王不能用。既而燕人畔。王曰：“吾甚惭于孟子。”陈贾曰：“王无患焉。”乃见孟子，问曰：“周公使管叔监商，管叔以商畔，圣人亦有过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周公，弟也，管叔，兄也，周公之过不亦宜乎！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，今之君子过则顺之，又从而为之辞。”

孟轲去齐。

是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处士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孟子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推明孔子之道，



以正人心，息邪说为己任。是以所如皆不合，遂致为臣于齐而归。喟然叹曰：“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！”及卒，门人公孙丑、万章之徒，相与记其所言为书七篇。韩愈曰：“斯道也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没不得其传焉。苟与杨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又曰：“孟轲师子思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，自孔子没，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，必自孟子始。”又曰：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。”

二年（戊申，前313），秦伐赵。楚屈匄伐秦。

秦欲伐齐，患其与楚从亲，乃使张仪说楚王曰：“大王诚能闭关绝约于齐，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。”楚王悦而许之。群臣皆贺，陈轸独吊。王怒曰：“何吊也？”对曰：“夫秦之所以重楚，以其有齐也。今绝齐则楚孤，秦奚贪夫孤国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！仪至秦必负王，是王北绝齐交，而西生患于秦也，两国之兵必俱至矣。”王曰：“愿子闭口毋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”乃厚赐张仪，而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。仪详堕车，不朝三月。楚王闻之曰：“仪以寡人绝齐未甚耶？”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而事秦。齐、秦之交合。仪乃朝，见楚使者曰：“子何不受地？自某至某，广袤六里。”使者还报，楚王大怒，欲发兵攻秦。陈轸曰：“轸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赂以一名都，与之并兵而攻齐，是我亡地于秦而取偿于齐也。今已绝齐，而又责欺于秦，是我合齐、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。”王不听，使屈匄帅师伐秦。秦亦发兵，使庶长章击之。

三年（己酉，前312），秦大败楚师于丹阳，虏屈匄，遂取汉中。楚复袭秦，又大败于蓝田。韩、魏袭楚，楚割两城以和于秦。

丹阳之战，斩首八万。

燕人立太子平为君

昭王即位于破燕之后，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厚币，以招贤者。问郭隗曰：“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极知燕小不足以报，然诚得贤士与之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。”隗曰：“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，马已死，买其骨五百金而返。君怒，涓人曰：‘死马且买之，况生者乎！马今至矣。’不期年而千里马至者三。今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，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！”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于是士争趣燕。乐毅自魏往，王以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

韩君卒。

韩宣惠王尝欲两用公仲、公叔为政，繆留曰：“不可。晋用六卿而国分，齐简公用陈恒、闾止而见杀，魏用犀首、张仪而西河之外亡。今君两用之，其多力者内树党，其寡力者藉外权，群臣有内树党以骄王，有外为交以削地，君之国危矣。”

四年（庚戌，前311），蜀相杀蜀侯。

秦使张仪说楚、韩、齐、赵、燕，连衡以事秦。秦君卒，诸侯复合从。

秦惠王使告楚怀王，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。楚王曰：“不愿。愿得张仪而献黔中。”仪请行。秦王曰：“楚将甘心于子奈何？”仪曰：“秦强而楚弱，大王在，楚不宜敢取臣。且臣善其嬖臣靳尚，尚得事幸姬郑袖，袖言王无不听者。”遂往楚。王囚，将杀之。尚谓袖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，将以六县及美女赎之。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。”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：



“臣各为其主耳。今杀张仪，秦必大怒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毋为秦所鱼肉也。”王乃赦仪而厚礼之。仪因说曰：“夫为从者，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事秦，秦劫韩驱梁而攻楚，则楚危矣。又自巴蜀治船积粟，浮岷江而下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，不十日而距扞关，扞关惊则黔中、巫群非王之有。又举甲而出武关，则北地绝。夫秦之攻楚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，此臣所为大王患也。大王诚听臣，请令秦、楚长为兄弟之国。”楚王已得仪而重出地，乃许之。仪遂说韩王曰：“韩地险山居，国无二岁之食，见卒不过二十万，而秦兵百余万。山东之士被甲蒙胄而会战，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，此无异垂千钧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塞成皋，则王之国分矣。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而攻楚，以转祸而悦秦。”韩王许之。仪归报秦，封以六邑，号武信君。复使东说齐王曰：“从人说大王者，必曰：‘齐蔽于三晋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何’。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。今秦、楚嫁娶，韩献宜阳，梁效河外，赵割河间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、梁攻南地，悉赵兵指博关，临淄、即墨非王之有也。”齐王许之。仪西说赵王曰：“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者十五年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、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周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矣。今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，愿渡河逾漳据番吾，会邯郸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正殷纣之事。谨使使臣先闻左右。今楚与秦为昆弟，韩、梁称藩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肩也。夫断右肩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毋危得乎！今秦发三将军，塞午道，军成皋、渑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，赵服必四分其地。臣窃

为大王计，莫若与秦约为兄弟之国也。”赵王许之。仪北说燕王曰：“赵已事秦，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非王之有矣。”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。仪归报未至，而惠王薨，子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仪，诸侯闻之，皆畔衡，复合从。

五年（辛亥，前310），秦张仪复出相魏。

张仪诡说秦武王而相魏，一岁卒。仪与苏秦皆以从横之术游诸侯，致位富贵，天下争慕效之。又有魏人公孙衍者，号犀首，及秦弟代、厉，又周最、楼缓之徒，纷纭遍于天下，务以辩诈相高，不可胜载，而仪、秦、衍最著。

秦诛蜀相庄。秦、魏会于临晋。

六年（壬子，前309），秦初置丞相。

七年（癸丑，前308），秦、魏会于应。秦甘茂伐韩宜阳。

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。茂至魏，乃使人还，谓王曰：“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。”王迎茂息壤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宜阳大县，其实郡也。今倍数险，行千里，攻之难。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，母织自若也。及三人告之，则其母投杼下机，逾墙而走。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不如其母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魏文侯令乐羊攻中山，三年拔之。反而论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箧。乐羊再拜稽首曰：‘此非臣之功，君之力也。’今臣，羁旅之臣也，樗里子、公孙奭挟韩而议之，王必听之，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，故臣愿王之勿伐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勿听也，请与子盟！”乃盟于息壤。

八年（甲寅，前307），秦拔宜阳。

甘茂攻宜阳，五月而不拔。樗里子、公孙奭果争之。秦王欲罢兵，茂曰：“息壤